

啓功 珍藏

敦煌寫經殘片

堅淨居叢帖 ■ 珍藏輯



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

敦煌寫經殘片

卷之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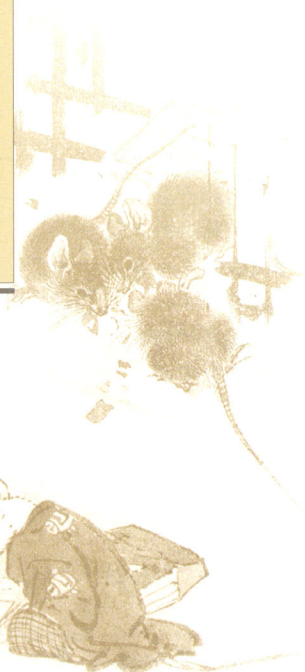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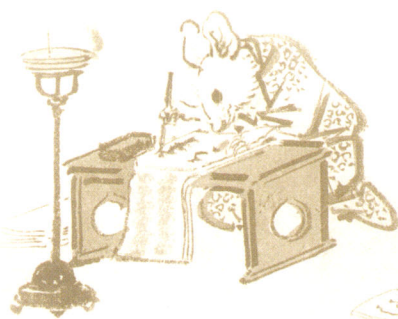
啓功 珍藏

敦煌寫經殘片

堅淨居叢帖 珍藏輯之十



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



《坚净居丛帖》编辑组

顾问：王靖宪

选题策划：章景怀

编辑委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连起 赵仁珪

张铁英 秦永龙

柴剑虹 侯 刚

李 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坚净居丛帖·珍藏辑：/ 启功编著.

— 北京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6

ISBN 7-303-08067-8

I. 坚... II. 启... III. 汉字—法帖—鉴赏—中国 IV. J292.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3930 号

坚净居丛帖·珍藏辑

敦煌写经残片

出版发行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

邮政编码：100875

出版人：赖德胜

印刷：北京盛通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：190 × 340 mm

印张：8.5

字数：200 千字

版次：2006 年 6 月第一版

印次：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~3000

定价：25.00 元（全辑十册 242.00 元）

堅淨居叢帖·珍藏輯

(已出版部分)

明拓北魏張猛龍碑

舊拓北魏始平公造像記

舊拓北魏馬鳴寺根法師碑

唐岷臺銘

宋瀧岡阡表

明拓松江本急就章

明火前本真賞齋帖

八大山人法帖

清乾隆內府摹刻落水蘭亭并跋

敦煌寫經殘片

責任編輯／侯剛

／李強

／章正

裝幀設計／李強



啓功先生

《堅淨居叢帖》出版說明

堅淨居是啓功先生的齋名，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學者，也是名揚海內外的書法大師。他獨樹高標的書法成就，來自他的天分，更來自他的勤奮。先生對書法的勤奮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：一是廣泛的搜集歷代法書資料，二是對資料進行深入的研究，三是堅持不懈的臨習前賢法書。先生對法書資料的搜求可謂不遺余力，在經濟極其困難的時期，或節衣縮食購置，或向友人求賜照片，或用書作交換。資料經手，研究隨之。從文字的訂正到詞語的注釋，從史實的考辨到典故的尋源，從書迹真偽的論證到書藝優劣的賞評，凡有疑難，無論大小，必竭力求正。其表述形式，有眉批、有旁注、有題跋、有文章。至于先生對前賢法書的臨習，自童蒙至垂暮，凡八十餘載從未間斷。有些碑帖先後通臨達數十遍。所臨品類之衆，數量之多，真可謂前無古人！我們這次編輯出版的《堅淨居叢帖》僅是先生收藏、研究或臨習過的古代碑帖的一小部分，但她却是一份非常寶貴的資料。通過她，我們可以從一個小小的側面，清楚地看到一代宗師，在成就其業績的漫長道路上所留下的艱辛與堅實的足跡，可以從中得到多方面的有益啓迪，可以從字裏行間領悟到爲學爲書的道理，學到在別處學不到的知識。對於從事書法學習和研究的朋友來說，或許更是一面可資對照的明鏡。

《堅淨居叢帖》分臨寫輯、鑒賞輯、珍藏輯三種。臨寫輯是啓功先生臨寫古碑帖的墨迹，存有原帖者，原帖則附在先生臨寫墨迹的後邊；鑒賞輯是將先生的眉批、旁注、題跋等墨迹，隨原帖影印；珍藏輯是選擇先生所藏重要碑帖影印。這部叢帖的出版，將爲讀者研究書法藝術和臨習碑帖，提供一套珍貴的資料和範本。

《堅淨居叢帖》編輯組

二零零五年九月

前言

前言

《堅淨居叢帖》珍藏輯，選印啓功先生珍藏古代碑刻五種、法帖四種、敦煌寫經墨迹一種。

啓功先生收集碑帖，主要出於對古代書法的研究和學習書法的需要，他的藏品，用先生自己的話說：『幾十年中，經過多少次的折騰，竟沒有離開過我』。但也有不少藏品，因種種原因而散失了。僅管如此，也還留下數量不少的碑帖，其中不乏善本和精本。如元拓柳公權《僧端甫塔銘》、明拓《張猛龍碑》、舊拓《始平公造像記》、舊拓《馬鳴寺根法師碑》、舊拓《龍藏寺碑》、明拓《松江本急就章》、火前本《真賞齋帖》、《八大山人法帖》等等。尤其是明代精拓《張猛龍碑》和《八大山人法帖》是極爲難得的珍本。

啓功先生說：『世稱金石之學有二派，王蘭泉派重考證，翁覃溪派重賞鑑。余謂金石拓本亦有二類：其一類，拓時較早，字數偏多，上者可以助讀文詞，訂正史實；次者可供誇揚珍異，炫詡收藏。其二類，則捶拓精到，紙墨調和。上者足助學書者判別刀鋒，推尋筆迹，次者亦足使披閱者悅目怡心。此二類各有一當，但視用者之意何居耳』（見《舊拓瘞鶴銘跋》）。對碑帖拓本，先生重視第二類，他購求碑帖的目的，是爲了學習和研究書法，因此特別講究捶拓的精良。如果有的拓本，拓的時間雖早，但拓墨淋漓，侵掩字口，不能如實地反映出筆畫的面貌，無從判別刀的位置，失去學習的依據，這樣寧取近拓之精者。他常說，購求碑帖首先要求精，看了心明眼亮，不要計較點畫之多寡。凡捶拓精細，用墨燥濕適中，字神煥發，便是佳拓。而某些收藏家，斤斤於點畫之多少，定時間之早晚，以誇耀於藏家之間，無異於愷崇之門，應爲書家所不取。他

說：『昔人於石刻拓本，貴舊賤新，一字之多少，一畫之完損，價或判若天淵，而作偽亂真，受欺者衆，故有黑老虎之目。而善學者，固不爭此』（見《論書絕句》七九，自注）。其中也有例外，有的碑刻歷經多年捶拓，石面磨去一層，又屢經洗刷剝剔，碑字已面目全非，雖拓時淡墨輕按，也不能勾魂攝魄，這類拓本雖精細，也不足取。誠然碑刻拓本中，時間早而捶拓又精，所謂精舊拓本，這是最上等的，本輯所刊之明拓《張猛龍碑》即屬此。

啓功先生購求碑刻，不盲從時論。清嘉道以來，時尚魏碑，而唐碑遭到輕視，先生從學習書法出發，爲了救骨力之疲軟，不惜重金購元拓柳公權《僧端甫塔銘》（即《玄秘塔碑》）。柳公權書法，宋書法家米芾曾譏爲醜怪惡札之祖，重魏碑者亦輕視之，而啓功先生『賞其體勢勁媚，而不計其曾爲醜怪惡札之祖，更賞此拓之神彩猶在，而不顧其紙敝墨渝也』（見《僧端甫塔銘跋》）。從學習書法的角度出發，啓功先生很重視新出的碑刻，漢碑如《楊叔恭殘碑》《陽嘉殘碑》《朝侯小子殘碑》《張景殘碑》，北魏《元景造像記》。他認爲新發現和新出土的碑刻，長期埋在土中，字畫鋒棱俱在，又未經捶拓，其拓本最易辨別刀筆間的關係，尋繹用筆之原貌，爲學習碑刻書法的最好範本。

學習北朝碑刻，啓功先生認爲：學者未曾目驗六朝墨迹，不易領略用筆使轉的關係，要掌握用筆方法，非墨迹不可。但六朝遺迹很少，縱有亦非常人所能購置。有一時期，敦煌藏經洞散落民間寫經很多，其中亦有南北朝人所書，因爲不出於書法名家所書，不被世人重視，價亦低廉。一次先生路過裱畫舖見裝潢匠人，將寫經裁割，以作畫卷引首用。先生即與商量，求其轉讓，聚集幾種殘本，裝裱成卷，作研究、學習書

法用。他說：『晉唐法帖，轉折失于鈎摹，南北名碑，面目成于斧鑿。臨池之士，苟不甘爲棗石種臘所愚，則捨古人墨迹，無從參究筆訣。其確出唐人之手，好事家不視爲難得之貨者，惟寫經殘字耳。』又：『董思翁以唐寫《靈飛經》質於陳增城，陳氏私割四十三行以爲至寶。余今所得，四倍增城，而筆法之妙，不減《靈飛》，古緣清福，不已厚乎？』（均見《唐人寫經殘本四種合裝卷跋》）明董其昌得到一段唐人書寫《靈飛經》，已珍爲奇遇，并刻成法帖，而今天唐人寫經卷，舉手可得，難道不值得珍護嗎？他說：『宋刻彙帖，如《黃庭經》《樂毅論》《畫像贊》《遺教經》等等，點畫俱在模糊影響之間，今以出土魏晉簡牘字體證之，無一相合者，而世猶斤斤於某肥本，某瘦本，某越州，某秘閣。不知其同歸棗石糟粕也』（見《論書絕句》十一，自注）。先生收集敦煌寫經佳者數卷，并殘紙二冊，本輯所刊寫經殘紙，從冊中不同時代風格中，可管窺六朝和隋唐書迹之一斑，雖片紙殘頁，亦可供與碑刻對照參考。

收藏碑刻、法帖需要識見，啓功先生是研究碑刻、法帖的專家，他具有很高的鑒別賞析碑帖能力。以《閣帖》爲例，宋淳化始刻以來，輾轉翻摹，何止千百。如何鑒別何者爲善本，何者爲劣本，何者爲僞本，何者爲先，何者爲後，需要識見。明代翻刻《閣帖》，著名的有袁、顧、潘等家，他們都從南宋賈似道藏南宋刻本翻出，那麼何者爲善本。啓功先生指出：『《閣帖》之歷代摹本，貴在筆意可見。即或點畫失真處，亦必有情理可尋。翻刻如斯者，始爲善本。試觀顧本失之板鈍，潘本失之含混，比而觀之，顧氏所刻，直是袁氏摹本之再翻，未必出於袁藏宋本，潘氏所刻，雖勝於顧本，然校袁本，薄弱已多矣』（《明袁褰刻閣帖跋》）。這裏所說『貴在筆意可見』，確是抓住鑒賞法帖的要害。當然鑒定法帖

翻刻的前后，拓本的新舊，還要借助許多證據。但對於賞析，也還有許多條件，此不過舉一例而矣。以上掇拾啓功先生收藏碑刻、法帖點滴事例，爲讀者閱讀本輯碑帖、臨寫之助。

關於本輯所選碑刻、法帖、寫經殘紙簡略介紹如下：

明拓北魏張猛龍碑

北魏正光三年（公元五二二年）書刻。碑額真書大字題『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』。此碑爲北魏著名碑刻，其書法，康有爲譽爲『如周公制禮，事事皆美善』。『結構爲書家之至』。近代書法家對此碑極爲贊賞，沈曾植以爲『風力危峭，奄有鍾、梁勝境，而終幅不雜一分筆，與北碑他刻縱意抒寫者不同』（《海日樓札叢》）。楊守敬謂：『碑陽整鍊方析，碑陰則流宕奇特』（《學書邇言》）。按此碑書勢綿密險峻，風格雄強，用筆、結構極爲嚴謹。其方筆筆畫方棱結構時出險峭，又富於變化，和其他北碑少變者不同，故爲書家所喜愛，但善學此碑者甚少。名家如包世臣、何紹基、吳讓之、沈寐叟等雖愛此碑，多不敢措手，以爲難以摹擬。近人姚華認爲：『漢隸數變，大凡兩勢。內勢聚力中心，外任施展；外勢齊力邊闌，內見充沛。外勢壯而易庸，內勢奇而多險。此屬內勢，險處難求，不可輕擬也』。又：『碑中凡取傾勢，或輕重失常處，皆緣極力施展之故，內聚所以自固，外展所以取奇險而能穩，縱而不佻，其消息見於是矣。碑額猶易尋繹』（均見《具字本張猛龍碑》題跋）。姚華雖喜此碑，對其書法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但又怕學此碑以自束縛，祇能時時展玩以取益。啓功先生對此碑有深入的認識。他說：『北朝碑率鐫刻粗略，遠遜唐碑。其不能詳傳毫鋒轉折之態處，反成其古樸生辣之致。此正北朝書人、石人意料所不及者。《張猛龍碑》於北碑中，較龍門造像』

自屬工緻，但視《刁遵》《敬顯舊》等，又略見刀痕。惟其于書丹筆迹在有離有合之間，適得生熟甜辣味外之味，此所以可望而難追也』（見《論書絕句》廿八，自注）。此論最能深入淺出道出此碑之奧秘。先生極愛此碑，謂『此碑骨格權奇，富於變化，今之形，古之韻，備於其間，非他刻所能比擬』。

傳世明拓《張猛龍碑》多施墨濃重，縱橫擦掃，水墨淋漓，侵掩字口，先生珍藏此本，蟬翼淡拓，毫芒可見。碑文『冬溫夏清』四字不損，『蓋魏』二字不連，爲明代所拓。碑尾失去數行，裝潢者補以『具』字本，兩者拓墨風神，毫無二致。先生曾謂，此碑得見於厥肆，即愛不釋手，因索價過昂，未能立致。時逾一年，幾經周折，始以舊拓七種相易成。一日碑估送碑至，適先生至校授課，歸來得見此碑置案頭，爲之狂喜。碑中所補後本之闕字處，借明拓對照，以炭末蘸白芨水描補，竟天衣無縫。先生嘗謂『開帙得鑒，豈獨書法超妙，瓊臘精工，爲足益人神智已哉……今茲重合斷壁，竟使余心動經年，夜眠不着』（見《啓功叢稿·題跋卷》第二八九頁）。得意之形，溢於言表。逢友朋相觀此碑，必指其補處，頗爲自得，先生得此碑，作長跋書於碑後，記其得碑之經過，并題六絕於尾。

舊拓北魏始平公造像記

啓功先生在《論書絕句》卅二自注中說：『龍門造像題記數百種，拔其尤者，必以《始平公》爲最，次則《牛橛》，再次則《楊大眼》。其餘等諸自鄧』。又謂：『《始平公記》論者每詫其爲陽刻，以書論，固不以陰陽刻爲上下床之分焉。可貴處，在字勢疏密，點畫欹正，乃至接搭關節，俱不失其序。觀者目中，如能泯其鋒棱，不爲刀痕所眩，則陽刻可作白紙墨書觀，而陰刻可作黑紙粉書觀也』。北朝龍門造像題記，數

以千計，以書法結構衡量，其中結體與北朝墨書接近者，欲求之用筆之情況，往往不可得，因其用筆轉折爲刀痕所掩，筆毫效果不可得見，故啓功先生論北朝書法，必以墨迹爲根據，如寫經或高昌出土朱、墨書磚誌，兩者相較，始能透過刀鋒而理解筆鋒。書家或謂刀刻方棱斑駁，可追求金石味，以豐富書法之趣。先生以爲：『非謂刀痕必不可擬，唯心目能辨刀與毫者，始足以言刀痕』。

《始平公造像記》風格雄健，結體綿密，兼有疏宕之趣，爲龍門石窟北魏書法之精品。此記陽文，刻於棋格欄中。石工刻時依筆之邊緣，如雙鉤狀，其空白底未剝平，早期拓本多有黑地，并細點魚子紋。後魚子紋漸滅，至嘉道後將底剝去，字隙中呈現空白，而字之精神失矣。此本黑底尚未剝去，『邀逢』、『鳥』等字，與乾隆拓本相去未幾，當爲嘉道間拓本。

舊拓北魏馬鳴寺根法師碑

北魏正光四年（公元五二三年）書刻。碑在山東樂安縣。碑額真書陽文題『魏故根法師之□』，上刻陰文『馬鳴寺』。書法在北朝碑刻中別具一格。橫畫較瘦，而豎筆較肥，轉折處方棱，似用側筆寫成，筆鋒犀利，結構綿密，與北魏寫經《摩訶般若波羅密經》殘卷（馬一浮題簽）極爲相似。梁啓超謂『此碑極峭緊而極排擾，兩者相反而能兼得之未曾有也』（《馬鳴寺碑》題跋）。楊守敬謂『魏碑多隸體，而亦多寒瘦氣，求其神韻之佳者絕少。此獨跌宕風流，尚在《蕭憺碑》之上。香光少習碑版，處處以掩筆疵東坡，吾恐此老齒冷地下也。大抵六朝書法，皆以側鋒取勢。所謂藏鋒者，并非鋒在畫中之謂，蓋即如錐畫沙，如印印泥，折釵股，屋漏痕之謂』（《平碑記》）。

此本爲未斷時所拓。啓功先生另有近拓淡墨本，曾跋云：『古碑初出土時，點畫飽滿，而拓手每潦草不精。迨石既刊敝，始以佳紙淡墨謹慎追取，得其半，已失其半，譬如五鼎之祭，莫及親存矣。此碑未斷本，今時尚或遇之，然無不墨痕狼藉，如以神彩爽快論，轉有遜于斷後者』（見《啓功叢稿·題跋卷》第二八六頁）。按此未斷本，拓墨非過於潦草，且神明煥發，亦非近拓可比。

唐 嵒臺銘

唐大歷二年（公元七六七年）書刻。元結文，瞿令問書。銘刻於湖南祁陽縣湘江支流浯溪入江處岩壁上。唐元結爲道州（今道縣）刺史時，數過浯溪，『愛其勝異，遂家溪畔』（見《浯溪銘序》），以浯溪和溪東北怪石，命名爲『嵒臺』，又在溪口處，建小亭，名『唐廡』，先後撰刻《浯溪銘》《嵒臺銘》《唐廡銘》於崖壁上。

《嵒臺銘》篆書，字形脩長，體勢方圓結合，其垂筆如懸針，稱『懸針篆』。書法用筆方硬勁健，風格秀美，懸針筆畫，堅如鐵針，與婉約圓轉的筆道，相映成趣，很有特色。元結（公元七一九——七七二年）字次山，河南魯山縣人。天寶十二載（公元七五三年）進士，官水部員外郎、道州刺史。著有《元次山集》。《嵒臺銘》無書者署名，歷來金石家多以爲瞿令問所書。瞿令問，生卒不詳，約生活於代宗時期，曾爲道州江夏令，善古文、小篆和隸書。清瞿中溶謂瞿令問『所用古文，皆有依據，無一字杜撰。以此見公篆學之精深，實於唐宋諸儒中，卓然可稱者』（見《古泉山館金石文字編》）。

宋瀧岡阡表

宋熙寧三年（公元一〇七〇年）書刻。在江西永豐縣鳳凰山，歐陽修撰并書。其父卒後六十年，於墓地撰墓表刻石紀念。歐陽修（公元一〇〇七——一〇七二年），字永叔，號醉翁，晚號六一居士，廬陵人（今江西吉安）。舉進士，試南宮第一。官參知政事，太子少師。謚文忠。歐陽修爲宋代著名文學家，其於金石亦有精深研究，著有《集古錄》。並以書法著稱，宋蘇軾稱：『筆勢險勁，字體新麗』。『用尖筆作方闊字，神采秀發，膏潤無窮，後人觀之，如見其清眸豐頰，進趨睟如也』。朱熹云：『歐陽公作字如其爲人，外若優游，中實剛勁』。元趙孟頫云：『歐陽公書，居然見文章之氣』。清王澐謂：『《瀧岡阡表》爲《六一集》中第一等文字，手書勒石。越州胡仁濟令廬陵，拓十本餉余。書作行楷，莊雅中雜流麗，蓋文與書爲兩絕也』（《虛舟題跋》）。歐陽修書法，傳世墨迹有《集古錄跋》（殘篇）、《自書詩文手稿卷》（藏故宮博物院）。碑刻以《瀧岡阡表》最爲著名。

明拓松江本急就章

史載古代小學書，有《蒼頡》《爰歷》《博學》《凡將》等篇，今皆已散佚，惟《急就》至今尚流傳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『《急就》一篇』，又『史游作《急就篇》』。近年出土漢晉木簡、木觚、殘磚、殘紙等，皆有《急就》殘字墨迹，從中可以窺見古代《急就》之部份面貌，漢晉章書亦賴此以傳。除以上出土資料外，研究古代章草當以松江刻本《急就章》爲重要資料。